

288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魔鬼帮凶

——戈培尔传

魏 岷 编著



A1002503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不幸少年	(1)
二、挫折频仍	(5)
三、找到主子	(47)
四、初兴风浪	(72)
五、当吹鼓手	(98)
六、宣传部长	(119)
七、情与爱	(183)
八、战争早期	(210)
九、死心塌地	(275)
十、垂死挣扎	(326)
十一、恶贯满盈	(349)

一、不幸少年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于莱茵河下游的一个约有三万居民的工业小城莱特，该地是德国纺织中心。戈培尔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灯芯厂的工头，他是靠辛苦劳作而一步步爬到这个位子的，母亲玛丽娅·凯塞琳娜·奥登豪生是个铁匠的女儿，是一位纯真善良的荷兰籍女人，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社交礼节，但随其夫一生的操劳练就了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约瑟夫·戈培尔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每到晚上，全家就坐在一起替一家灯芯厂做些手工活。家里做活的地方总是在厨房里，他的父亲后来当了这家工厂的代理人，生活才逐步有了改善。孩子们中间只有约瑟夫·戈培尔才能使用家里最好的一间房间。他在那儿练钢琴。这架旧钢琴是他爸爸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为他购买的。

尽管如此贫穷，但贫穷并不是戈培尔年少时仅有的苦难，更大的不幸在他四岁时毫不留情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那是1901年的暮春，已是万木葱茏，草长莺飞，坐落在莱茵河下游的工业小城莱特，在这春日融融的日子里，显得特别宁静。

在这座城市中，达伦街156号拥有一栋简朴的二层小楼。临街的阳台直接对着马路。淡蓝色的窗帘给这座楼房增添了不少神秘、肃穆的气氛。

那个星期日，四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在客厅的沙发上正玩得起劲。突然，他嚎淘大哭起来。看样子，是某种急病突然降临在这个孩子身上。戈培尔的父母闻声迅速从楼上跑了下来。经医生诊断，是小儿麻痹症。

“怎么办？好治吗？”戈培尔父母焦急地问着。

“必须立即动手术！然后再看结果”。医生不容置疑地回答。

手术后，四岁的戈培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慈祥的母亲坐在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

“妈妈，我的腿还好痛。”

“慢慢会好的，别急，好吗？”

戈培尔把头依在母亲的怀里。妈妈扭过脸去，两行眼泪潜潜而下。

“妈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哭啦。”

“没怎么着，妈妈想你外公外婆了。”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童年就是因为这次突发病症而终身残废的。

手术出院后，幼小的戈培尔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腿会终身残疾。他以为自己好了，一切都没事了。

随着时日的流逝，童年的戈培尔总觉得自己右腿没有力量。他不只一次对母亲说：

“妈妈，我这条腿有些不管事。”

越来越明显，左腿比右腿粗壮，从而两腿走路也日渐失去平衡，一跛一拐的。

戈培尔不时发火，生气，哭闹。

父亲看到儿子发火时，尽量安慰。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女人。手术后的最初几年，母亲总是牵着他的手，带他去教堂。母亲跪在他旁边，乞求天主，愿天主赐给她孩子力量，去承受

虚弱的身体给他造成的精神负担。这样，戈培尔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和因此给父母带来的苦恼。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中。这就是他自卑和由此而生的过分的虚荣心的根源。从此，他经常躲进他的小阁楼间。阁楼间的墙是斜坡式的，窗户很小，从那儿可以看到天空，如果紧靠窗站，也可以看到房子的后院，阴森森的。戈培尔在这里，不知消磨了多少时光和流过多少泪。

德国人喜欢粗野、凶悍、好斗。戈培尔不具备这一条件，逐渐，他变成了“书虫子”。在阁楼间的寂静中、在从各图书馆借来的一堆堆书中他是独立自主的。他可以自己决定读什么书、读多少书。他的父亲对他最大的帮助是允许他把小迈尔百科全书（一种简缩的而且已相当过时的版本）从客厅的书柜里拿到阁楼间去。这两本已磨损的辞典成了戈培尔最喜欢的读物，它是一种通俗的百科全书。后来，这部百科全书对戈培尔帮助特别大。从这部书里，他获得了如何容易地把在学校里和家庭里与他谈话的人吸引住的本领。

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可以想见，象他那样，一跛一拐的双腿上，架着一个又瘦又窄的上身，而双肩上的脑袋又出奇的大。同班的同学，同校的同学都不愿跟他在一起玩，还不时地耻笑他。他在他早期的自传里曾提起他与同学的关系时，这样写道：“同学们都不喜欢我。他们从未喜欢过我，除了里夏德·弗利斯格斯以外。”尽管身材瘦小，与脑袋奇大显得滑稽可笑，然而更让他饮恨终身的是自己是个瘸子这一事实，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据说他在自杀前一年半曾对一个朋友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的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

耶稣基督当时曾被一度十分热忱的辅弥撒者戈培尔奉为楷模，他在中学毕业时的宗教考试中得了一分。一分是德国学校中最好的成绩。然而，在戈培尔看来，教会无权把耶稣视为自己的圣灵。他所崇敬的并非是神父们所说的那个所谓升了天的耶稣，而是这个星球、这个时代的耶稣——一个被驱逐者、被剥夺权利者——即德国人的一个朋友。在贡比涅年代，戈培尔大肆散布关于德意志民族和种族的陈词滥调，认为同盟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为了赢得 1914 年至 1918 年战场上的胜利而欺骗了德国人。

戈培尔就这样在别人鄙视的眼光里过着孤独苦寂的屈辱日子，一天天地长大。但是，世事难料，有谁（包括并不嘲笑他的里夏德·弗利格斯）又能料到这个受尽冷眼的拐子日后会发达得那么显赫，并给他的家乡莱特带来那么昙花一现的辉煌。

到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时期，莱特市为自己出个戈培尔而荣耀一时。戈培尔家门前的马路一度改为戈培尔大街。戈培尔家的院子，一时成了人们争相朝圣的庙堂。当战后一切都失去光辉的时候，德国的民众和欧洲的人们还经常提起戈培尔的故乡莱特市。

但是不管日后会有些怎样沧海桑田式的大变化，戈培尔的早年是在十分不幸中度过的。

二、挫折频仍

小学毕业后，戈培尔升入莱特中学学习。14岁以后，戈培尔的形象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他的外貌长相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了。一双大眼睛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闪闪发光，他用漂亮的手势强调他那洪亮的声音讲话。当人们注视着那双大眼睛或那双形状优美、精心保养的手时，他看上去是很吸引人的。约瑟夫的嗓音是粗犷的男中音，虽说与他的身材不怎么相配，但是听起来却令人感到很舒服。戈培尔十分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因为残疾，戈培尔被父母允许读到文科高级中学毕业。相反，他的哥哥们初中毕业就开始谋生了。父母下决心为有天赋、有抱负的小儿子提供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自豪地想，将来他们的儿子会是位博士，肯定会获得与这一称号相符的“典型中产阶级”的职业。

在莱特文科高级中学，戈培尔不特别招人喜欢。虽然他是个学习成绩一流的好学生，但老师们却从未喜欢过他。他的同学有许多理由不接受他，因为他傲慢自负，有时还有点诡计多端。有一次，就连他的知心朋友弗里茨·普朗都特别生他的气。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逃避了宗教课，约瑟夫向默伦神父告发了他。“假如他不是个残疾人的话，他怎么也逃不脱应得的一顿臭揍。”戈培尔的长处是在每年的学生汇演时，因其表演天赋令人钦佩不已。他的外号叫乌勒克斯，“意为诡计多端的人”。

戈培尔对这个名字感到很自豪，毕业以后他也喜欢在朋友圈内让人这么称呼。并且他延用这个外号作了他最初的新闻写作尝试的笔名。

除了极大的读书兴趣之外，年少的戈培尔就已显露出对音乐的真正理解和欣赏。他父亲懂得赏识他这一点。有一天他被称为叫到父亲面前。

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他决定给我买一架钢琴。我们一起去看货。那架钢琴卖 300 马克，当然是别人用过的，而且已相当旧了。但它是学识修养和生活富裕的化身，高雅生活方式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象征。

冬天客厅很冷，因为只有星期天才生炉子取暖，所以约瑟夫练琴时必须穿大衣。有时候他为聚在一起的家人演奏。买钢琴的钱是多年来一分一分攒起来的。戈培尔对他的助手讲述这件事时，还提起过那份父亲曾系统地和他这个注定要受高等教育的儿子一起反复练习过的“文艺节目单”。

父亲对我在音乐方面的成长特别关注。有一次，当他认为我达到了某个完美程度时，又庄重地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你现在达到这样的程度，下星期日你可以去科隆看歌剧”。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皮夹子，费力地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枚闪闪发亮的 5 马克硬币塞到我手里。

这一惊喜几乎比买钢琴还令人激动。因为钢琴本身还是钱，而且价值稳定。但大手大脚花整整 5 马克去看一次歌剧，这实在是我们当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觉得，做这种事太轻率了，甚至可以说是罪

过。

但就是这一次，促使父亲花这样一大笔钱的既非轻率、也非故意让我高兴，而是精密的计划。我的未来要按这个计划去安排。看歌剧（我父母一辈子也没看过歌剧），如同钢琴一样，属于那种我应进入的环境氛围。

1914年8月，戈培尔想当志愿兵被拒绝，当时他感到非常失望。普朗博士是约瑟夫的中学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他自己很快就参了军。像其他同学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宣战之后，未满17岁的约瑟夫立即报名当志愿兵。上尉军医只看了一眼他那瘦弱的身体和残废的腿，连起码的体检都没给他做就拒绝了他。真是悲剧性的开始，就象学生时代和同学们一起出现在舞会上总受冷遇一样，这一回军队又把他拒之门外。回到家里，他把自己关进小屋里，像孩子一样哭了。他一整天都没出来吃饭，两天不说一句话。这是年青人特有的反应，真的痛苦难受和受到伤害的虚荣与一点装模作样和做戏给人看（约瑟夫的特长之一）交织在一起。毕竟这事使这样一个聪明人几乎无法接受，因为他很自负他是“能当兵的”。

很清楚，约瑟夫·戈培尔从未跟随他两个哥哥上前线，就是在战争后期上尉军医的体检要求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他也没能上前线。而那时他的同龄人有的却早已埋在佛兰德的土地上，有的蹲在法兰西的战壕里。与那些因战争去服役而耽误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留在家乡的这个年青人得到了很大好处。戈培尔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但他一生都忍受了这一折磨，并用他自己的方式补偿了未能服役的缺憾。在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出了有目共睹的勇气。他也寻找过这样的机会，在取得政权前的“萨勒战役”中，在最后的战争年月的枪林弹雨中，他以特殊

的偏好方式和辛辣言辞批评了陆军元帅和将军们。

约瑟夫的父母曾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他们天才勤奋的儿子身着神父圣衣。高级教士默伦 80 岁时，当谈到高年级学生戈培尔的宗教课的成绩时，还在极力称赞他。在学校的最后几年里，约瑟夫是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的毕业成绩堪称典范、十全十美。他理所当然地被免去口试，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荣誉。

他的朋友普朗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当时普朗早已得到了提早毕业证书，正在家休探亲假。毕业典礼上，戈培尔的发言虽然“形式很完美”，但却“夸夸其谈”。校长送他的学生上路并与之告别时说：“戈培尔，你一生中会很有成就，但是，无论你将来会干什么，却决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演说家！”

毫无疑问，戈培尔学生时代对他父母最热衷的愿望没有反感，而且真诚地想成为一名神父。在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地区，长大的孩子对教堂的辉煌华丽和神父的威严权力有着深深的印记。身穿神父圣衣主持神圣的弥撒、在圣诞节列行仪式上受到人群的赞赏注视、被虔诚的忏悔者称作“圣下”，这一切都曾是这个敏感好胜的男孩子最初的理想。他曾梦想有朝一日端坐在科隆大主教的圣殿里，穿着红衣主教的长袍，赐给恭顺地跪在他面前的人们以幸福。

可是，当约瑟夫·戈培尔 1917 年复活节通过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去波恩报名上大学时，他未能注册上神学院，而是接连上了八个别的大学，他学习文学史，此时他深信他有资格将来成为一流的作家。同一时期的信函使人感到像是文体练习，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 1921 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但是当时没有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这部著作。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和《孤客》，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中，他的命运也不佳。

1914 年前后，身为帝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的总编辑，特奥多尔·沃尔夫早就名闻遐迩。1898 年他已经到柏林日报社工作，而在此期间他曾和他人共同创办了《自由论坛》，这家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生活的，而不是如皇上所猜疑的左派的聚集地。当时，戈培尔崇拜沃尔夫超过了所有人。

沃尔夫是野心勃勃的戈培尔的榜样。戈培尔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随便寄给一个人。他“自然而然地”将它们寄给了全国最能干的报界人士——沃尔夫。戈培尔徒劳地寄送了整整 50 篇文章，尽管其中不乏足以被《柏林日报》采用的佳作，但无一被中选。而戈培尔，一再碰壁，却仍然向万能的沃尔夫谋求一个编辑的位置，遭到了回绝。

戈培尔对这些工作的态度显示了他的性格特点，并对他以后的发展发生了长远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人令人吃惊地缺乏自我批评。他坚信没完没了的写作和文学渲泄的真正的艺术价值，即使他很可能把这些批评认为别人写就的拙劣作品。

到了纳粹在德国势力猖獗时，沃尔夫虽及时地流亡到国外，但命运之神又把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从法国解送回到第三帝国，戈培尔终于使他在萨克森豪森丧生。这是后话，于此可见戈培尔性格之一斑。

从 1917 年夏天波恩第一学期结束到 1921 年，年仅 24 岁的戈培尔在海德堡获得博士学位。他不安分地在六所大学里学习过。但就在第一学期之后，他在经济上就有了困难。后来由于得到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的帮助，他才得以继续他的

学业。戈培尔第一次要求助学金的申请于1917年递交阿尔伯特斯—马克努斯协会，是时他快满20岁，已在大学修了一学期。第一封信写于1917年9月5日，信号的十分谦卑，内容如下：

莱茵河畔科隆

阿尔伯特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

请允许我冒昧地向阿尔伯特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就1917—1918年冬季学期助学金一事提出诚挚的请求。我已于今年复活节通过了莱特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口试免考（毕业证书抄件附上），毕业后上了波恩大学，在文学院学德语、拉丁语和历史。这一学期我用中学时授课挣钱节省下来的钱自己解决了困难，但我不得不提早中断我的学习，因为我的钱太少，很快就都花完了。我父亲是个会计员，在如今日常生活开销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他还得从薪金中拿出一些钱供其他开支使用。从这点少得可怜的钱中我不能再要什么了，因为这钱还要用来资助我的两个哥哥，我大哥在西线战场，另一个哥哥在法国被俘。很可惜，我现在在假期里没有多少挣哪怕一点钱的机会。虽然我费了不少劲也没能找到临时工作。由于脚残我不用服军役。下学期我想继续学习，这样我就得完全指望天主教教友们的善行。

所以我最衷心地恳求您们倾听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请求，我热切地期待着您不久能给我答复。

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以前的宗教课老师约翰内斯·默伦先生可以向您担保。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文学
院学生）（哲学院学生）

莱特城，达伦街 156 号

第二封信写于 9 月 14 日，内容谦卑，封附在为提申请所
必须呈交的资料文件里。

该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教授先生：

请原谅我再一次向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提
一些问题麻烦您。我不知道您是否知晓神甫齐默尔曼
先生已退休，现在已不在莱特市居住这件事。如您能
把本地区地方小组新任主席的地址告诉我，我将十分
感谢。

正如我上次的信中告诉过您的，由于经济困难我
没能全部完成上学期的学习。此外，6 月底我也曾作
为适宜服役的人被军事部门征去做办公室值班工作，
现在我已完全服务期满。正由于以上原因我不可能向
您提供勤奋证明，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学期。我想请
您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
要求提交勤奋证明，尤其是因为没有您好心的资助我
就不得不遗憾地放弃我今后的学业。

调查表附上。我期待着您令人高兴的回音。随后
我将把其他证件材料寄去。

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文学院学生约瑟夫·戈培尔

莱特市（杜塞尔多夫地区）

达伦街 156 号

四天之后戈培尔写的另一封信信中提供了所需的有关他的家庭状况。

莱茵河畔科隆：

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

申请人的父亲是莱特市 W·H·勒纳尔茨公司的会计员，年收入总计为 3800—4000 马克。没有值得一提的财产。申请人的母亲还健在。申请人是他们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大哥，24 岁，在西线战场当炮兵。22 岁的二哥在法国被俘。唯一的妹妹刚刚八岁。

父母亲没有能力资助申请人上大学，因为生活开销越来越大，而且还要资助另外两个儿子，他们是当兵的，当然应当优先。

约瑟夫·戈培尔（文学院学生）

附在信中的还有几份由德高望重的人士写的支持申请的推荐信。比如，在莱特高级文科中学当过申请人的宗教课教师的神甫约翰内斯·默伦博士写道：

证 明

戈培尔先生出身于诚实正派的天主教家庭，仅就他的笃信宗教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也应得到最好的推荐。

宗教课教师、首席教师

约翰内斯·默伦

申请书上附一份毕业生成绩单的抄本，上面的成绩都是

“优秀”、“良好”。戈培尔在原文抄本上下了很大功夫，抄本非常干净整洁。

毫不奇怪，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决定向他提供一系列的无息贷款。1917年10月8日，为了能支付第二学期的书费和听课费，助学金获得者戈培尔非常客气恭敬地请求马上付款时，180马克的第一笔款就汇来了。

在最初的六个学期里，戈培尔从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得到了六次贷款，总额计为960马克。假如人们预料到，偿还贷款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的话，肯定连一分钱也不会借给他。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为索回这笔款，最后不得不诉诸公堂，被告拖延了多年的诉讼，一再导致抵押和要求他做表白清偿诚意并交代全部财产情形的宣誓。直到1930年才做了最后的处理。此时戈培尔已是纳粹党的省党部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并发表过尖锐的反天主教会的煽动性讲话。与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诉的全部卷宗现在都还存放在该协会的档案馆里。

在最初六个学期里，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每次的支付平均超过150马克。此时应考虑到在1919年和1920年间马克开始贬值。除此之外，戈培尔还从他父亲那里每月得到50马克的补贴，偶尔他母亲也能给他寄少许钱或一个“食品包裹”。尽管他有时也能通过给人授课或在某个办公机构当临时工挣点小外块，但戈培尔的全部收入还是寥寥无几。

在波恩大学的第一学期，戈培尔主要听了历史课和文学史课，他对歌德的戏剧作品特别感兴趣。他参加过一个受到天主教机构特别支持的大学生联谊会。在那个学期里，戈培尔好像是个非常热心的积极的成员。四十年后高级教士默伦博士还记得，有一次，他应他那位当年的得意门生的迫切邀请，到波恩

去给约瑟夫及其同学们作关于基督教会发展史的报告。这位老先生说，很长时间后，他对那个令人激动的晚上还有着非常愉快的回忆。这可以解释为由于他当年的学生热情积极地参加了那次活动而使他特别高兴所致。

1918年夏季学期，戈培尔到弗赖堡上学，那里免收他的听课费。他主要研修艺术史，特别是温克尔曼和古典罗马及希腊文化对中世纪的影响。冬季学期他又重新选择大学和学习专业，转学去了维尔茨堡，学习近代史。

有一些1918年10月和11月那个时候的私人信件保留下来。其中几封是写给他的朋友弗里茨·普朗的，有的是写给他莱特的家的。因各种原因，这些信令人十分感兴趣。首先是日期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写的，让我们看到一幅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戈培尔所感觉到的未加润色的画面。而这些信也由于文体方面的原因是有启发性的，因为这表明只要戈培尔不感到被迫行文那样装腔作势，他能够怎样自然地表达。

亲爱的弗里茨： 维尔茨堡，1918年10月2日

先致以亲切的问候。由于我心情挺不愉快，我必须马上告诉你，我那满怀希望的梦没有实现。这学期我不得不又一次放弃去慕尼黑……

随后他笔头一转，以一位导游者的华丽辞藻描写维尔茨堡的美丽景色，谈了他自己“年轻的大学生”的情况，然后继续写道：

……这所大学很不错。这学期我主要又修了艺术科学和近代德国文学。我希望今年冬天在艺术自由体

方面有所发展。那么你呢，我亲爱的朋友？瞧，我就想到你会在这几周内到这个美妙的艺术天地来探望我。这肯定不会使你后悔。对于你中断你在那里的逗留，再来此地转一转你有什么看法？你来这里会使我很高兴。今晚我还要读泰戈尔的《园丁集》，一部美妙的爱情诗歌集。我正想热切地向你推荐这本书。请你尽快把那幅小的圣诞节速写画寄给我好吗？请代我问候你尊敬的母亲和父亲大人。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乌勒克斯

在他的文学虚荣心增强的那个时期，戈培尔着重培养了自己的这种偏好，即在他的信函中做一种文学的修辞练习。对此没有哪个例子可以胜过他给普朗家的——不是写给弗里茨而是写给他全家的一封吊唁信。当时他家年仅18岁的最小的儿子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阵亡了。那帧阵亡者的肖像画如今依然挂在普朗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毋庸置疑，约瑟夫为失去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到真切的痛苦，并且对朋友家的悲痛表示慰问。更有特色的是，即使在那封吊唁信中他也没能压住那种浮华的癖好，做了一次文学的修辞练习。他显然费了好大劲给普通人与“英雄”的语气做正确的定量分配。10月13日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普朗一家：

我刚刚从弗里茨那里得到你们亲爱的儿子和兄弟汉斯英勇战死沙场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催促我在你们为这巨大的损失而悲痛的时候向你们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你们会允许我这个曾同汉斯有过一段最密切